

精 眉

茅盾等著

流沙社版

二譯文叢刊二

托爾斯泰集

托爾斯泰著作述評

茂德作，秋斯譯

襲擊

托爾斯泰作，吳岩譯

故事三篇

托爾斯泰作，金人譯

拿破侖在包勞狄諾

托爾斯泰作，斯壘譯

關於文學和藝術（三篇）

托爾斯泰作，朱維基
袁水拍譯
方正

關於托爾斯泰

契訶夫作，高爾基
適夷譯

托爾斯泰的出走及其

臨終

托爾斯泰作，蕭岱譯

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海燕書店發行

橫眉 奔流新集之二

作者 茅盾等

編輯者 奔流社

印行者 奔流出版社

香港 天一公司

光夏書店

星羣書店

上海 五洲書報社

兄弟圖書公司

光明書局

青年書店

星加坡 正興公司

定價 壹元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五月初版

橫
眉

奔流新集之三

茅盾等著

奔流社版

耿濟之自俄文全譯

兄弟們

上卷業已出版

下卷年內出版

文壇權威 • 推荐本書

茅盾先生 這一部世界名著。無論如何是中國人應該一讀的。對於中國的文藝工作者，這部書在技巧方面，可能的助益也絕不容估低。現在由耿濟之先生從原文譯了出來，不能不說是近年來中國文藝界一件大事。

鄭振鐸先生 我深喜此書，久欲譯之，憚其篇幅過巨，輒復中止。耿濟之先生從事於俄國文學的翻譯，二十餘年如一日。最近尤為努力。於譯畢高爾基一家事一後，即接着再譯此鉅著，竟於半年內告成之。其奮勵堅貞之精神，誠可佩服！

傅東華先生 耿濟之先生回國不久，就譯完了高爾基的一兄弟們一又告完成了一件事。現在陀斯托也夫司基的一兄弟們一又告完成了一件事。這樣的業績，比之六朝唐代譯經的古德也庶幾可以無愧。

王統照先生 陀氏此書是他思想的結晶品，談玄論戰的文章。一見智見仁，一當然各異，却能在給予你精神上的激動與對人生的透視。其偉大處在此；其嚴肅處亦在此。欲了解陀氏思想及其文筆者，宜破工夫一讀此書。

上卷每冊國幣四元

家事

耿濟之譯

本書為高爾基晚年所作最後最佳之長篇小說現由耿濟之先生自俄文本譯出都二十餘萬字二十三開大本二百餘頁每冊國幣三元

香港辦事處

永安銀行二樓

圖書目錄 函索即寄
各書售價 另加五成

上海總公司

四川路三十三號

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

新
生
代



馬克西莫夫作

給一個遠地的朋友

乙卯年。

梅雨出門去了，荷風又在窗外，問現在是幾時了，Y！不已是到了「石板橋上和曲肅」的時候嗎？風物依舊是那樣兒。對岸綠竹叢裏抱着小孩來听肅



社 譯		編 者	
特約寄稿			
談技巧・生活・思想及其他		茅 盾	三
魯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鬥爭		景 宋	三
記修人		海 客	一六
短 刺	小言「小言」	辱 謙	六
	微感錄	不 明	三
	處世祕訣	史 紀 才	三
	頌	玄 堂	三
	秋深夜語	一 卒	四
玩笑只當牠玩笑		聞 歌 吳	
禮拜六派新舊小說家的比較（論文）		佐 思 亮	
宣傳與反宣傳・誇耀與出醜（批評）		張承祿 咒	
每 月 書 話	「約翰・克里斯朵夫」	世 璽	
	「彼得大帝」	理 雲	
	「憤怒的葡萄」	新 至	
喪事（小說）		鍾望陽 弄	
寒村一宿（小說）		林 汲 秋 主	
給黎烈文的信		魯 迅	五
畫 頁			
新生代（羅克西莫夫）			
修人遺像及手蹟			

社語

是金風蕭瑟的時候了，擾攘的人間也遍滿着肅殺之氣。在遙遠的莫斯科的四郊，正展開一場人文與蠻野的惡鬥。文化的創子手，狂醉在血泊中的法西斯蒂，快將在克里姆林的巨星之前，終結他們死亡的進軍。十月，高高的站立着，指示新人類的決定的勝利。這個，由普式庚，萊芒托夫，果戈理，托爾斯泰，一羣偉大的名字所建造了的不朽的精神，由列寧，高爾基，唆羅呵夫，無數千萬勞動人民所放射的燦爛的光燄，都在鼓舞着我們爲文學，也爲苦難的民族而戰鬥的熱情！

在同一的時候，今年的十一月十六日，我們要紀念一位國民文學的熱情的戰士——郭沫若先生，他的生誕五十年和創作生活的二十五年，一位以全生活獻給祖國，無論在怎樣猛烈的砲火之中，始終挺身於第一線上的不屈的英雄，殘酷的迫害，卑污的嘲弄，都在他大無畏的邁進之前，紛紛跌倒了。他的歌喉震動了寒凍的大地，他的從來不知疲勞的斧鋤，爲中國的荒涼的文學園圃，培植了不可計算的絢爛的花木。讓我們以最高的大衆的敬愛，編織一頂詩人的桂冠，當作慶祝的禮物吧。

我們的尊敬還要獻給一位新文學的老戰士，誠篤的學者——許地山先生，不久以前——八月四日——他在香港離開我們溘然長逝了。當新文學正在一片莽原中動手斬荆披棘的時候，許先生便以異國情調的奇麗的清流，灌溉了我們初開的園地。他的商人，婦，綴，網，勞，蛛，換，巢，鸞，鳳，永遠成爲國民文學的不朽的珠玉，而後期的女兒心，春桃更充滿着現實的濃香。他的印度文學的造詣既爲海內獨步，而道教史的研究對於民族靈魂的掘發，更有無限的功蹟。戰爭以來，在香港的文化的荒野裏，敢然的起來率導抗戰文藝運動，和年輕一代並肩作戰，又使我們懷不盡的追思。

在年輕的一代中，我們更悲悼一位壯烈的死者——丘東平先生，他在蘇北主持魯迅藝術學院的華中分院，不幸於敵人的「清鄉運動」中，在率領一羣手無武器的青年藝術學徒，進行了殘酷的肉搏之後，完成了戰士的最後。這位從海陸豐大戰鬥中養育成長的東江青年，以通訊員一篇而震動文壇，以後始終轉戰於戰陣之中，抗戰而後，隨軍渡江，深入敵後，仍未放下文學的筆，以第七連諸作，給抗戰文藝增加了血火的光艷。他在突出重圍之後，又反身深入敵陣，掩護落隊的學生，以致殉難，這樣悲壯的死節，尤使他的戰鬥的人格，和戰鬥的文學一樣，永垂不朽。

作為戰鬥文學的兵卒，不管是處身於這樣黑漆漆的四境之中，我們終也深深辜負了某些先生們的願望，不甘沉默的發出了叫喊，這奔流新集便是我們叫喊的號筒。第一集出版以後，出乎意外的熱烈的反應，更使我們奮發自己的微薄的力量。我們要砥礪自己，艱苦的進行我們一磚一石的建築，我們也要無情的指摘罪惡的虛偽的面目，給予憤怒的投鎗，給予不屑的唾沫。我們熱切的等待大眾的養育，嚴正的批評，使我們這點小小的力量，也能够跟隨堅強的戰鬥的時代，漸漸的堅強起來，而那些被投鎗與唾沫所刺痛而失却理性的狂吠，除了在白日之下自顯其瘋狂的醜態，不會有什麼別的意義，縱使他們慣會卑污的造謠和恫嚇，也只好讓那些「光明裏的勇士」們撲一個空，連冷然的一瞥都有所不屑了。

新集在最艱苦的狀態下支持出刊，全部工作人員和作稿者均不取酬報，但是紙張的飛漲，印刷的不肯草率，篇幅的不願減少，以致我們雖然想盡力減低讀者的担負，這一期的定價，也仍不得不加了二角。這是應請讀者原諒的。



有人問道：當前我們這時代，最大最重要最本源的特徵，是什麼？我打算回答道：變！再問道：從那裏見得是在變呢？我又打算回答道：從那舊的是在沒落，而新的是在生長；沒落者還在掙扎，作最後的掙扎，還在迴光反照，還顯得氣焰甚旺，然而總在走向沒落；生長者，前途的困難還是千重萬重，必須苦鬥而後得有寸進，生長者本身還頗幼稚，她肩上負荷的由舊傳統而來的枷鎖還不能完全擺脫，必須在苦鬥中步步自己克服，自己改造，有時「道高一丈，」「魔高一丈，」且不止一丈，彷彿是太脆弱，終於將被窒死，然而總歸是在發展，是在成長。從一枝一節看，沒落者似乎還能站住，能反攻，好像氣運甚長，生長者似乎四面荊棘，上面是千斤重壓，往往好像進一步退兩步，但從整個過程看來，一個走的是下坡路，一個却在步步上坡。

從今天到明天，是一個極其錯綜複雜變幻的過程，包含着「一長串的互相關聯，互相影響着的起伏進退，盤旋轉折，迂迴迎拒，然而終合於軌。」

文藝作家以表現時代為其任務，要而言之，亦無非表現時代的特徵，亦無非表現了從今天到明天這一戰鬥的過程中所有最典型的狂瀾伏流，方生方滅，以及必興必廢而已。然而文藝作家所藉以完成其任務的

方法，却與社會科學家不同，詳言之，即文藝作家要比社會科學家多做一層工夫。社會科學家既縝密觀察，分析而綜合，指出了如此這般，便可謂能事已盡；文藝作家則於得到了如此這般的「結論」以後，還得再倒回去，從最初的出發點再開始，從紛囂的表象中，揀出其最典型者，沿其發展之跡，用藝術的手腕表現出來。當然，事實上，一個文藝作家絕不會把他所要寫的東西先做成一篇社會經濟政治的論文，然後再將他「翻」成了文藝形式，所以上面說的，只不過說明一個文藝作家在觀察、選材、構思之際，是要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如上述）的：即當其開始，是由具體到抽象，由表象到概念，而後復由抽象回到具體，由概念回到表象，在這回歸之後，才是創作活動的開始。

如果一個作家沒有做第一步工夫，那麼他就不能保證他的主題的積極性，甚至不能保證他的作品有多少社會價值和時代意義。但是反之，如果一個作家只做了第一步工夫而止，那麼他的作品將只是概念披上了文藝的外衣，而我們常說的公式主義亦即為其中之一式。

但是一個作家即使連第二步工夫也做了的時候，也未必就得出結論：當然成功。還要看他所做到的第一步工夫有怎樣廣，怎樣深。只憑一隻死蝴蝶來描畫，無論怎樣精工，結果也不過是蝴蝶的標本畫，而不是活生生的蝴蝶；可是看見過一羣蝴蝶，而且是穿花拂柳翩翩飛舞的一羣蝴蝶的畫家，他的筆下就可能畫出活的蝴蝶，而不是呆板的標本。作家的創作過程，亦復與此相同。儘管他所要寫的題材只是社會人生的一方面，然而當他取材的時候，却不能將他所需要的這一部分孤立了起來觀察，他不能從互相聯系着影響着的無窮系列所構成的整體中，截取了挖出了這一部分一段來觀察；如果他這樣做了，那他的工作結果，會連一

受「蝴蝶標本」也得不到的。一個作家在寫作之前所做的第一步工夫，必須比他寫出來的題材的範圍，要廣闊得多，這樣，才能保證他的作品所觸及的，雖僅社會人生的一角，然而通過這一角却反映了時代的特徵和全貌。反過來說，也只有做過全面的觀察分析的工夫，然後能綜合，能綜合而把握到全局動向，然後能深澈理解各局部，洞悉各節目——那時候，這個你所知的，已頗具體，這才題材成熟。

二

如果照上面那一套說法去考量最近幾年來的文藝創作，也就不難看出我們今後應該努力的地方。

我們已經戰爭了四年多了，拿這民族解放戰爭來做背景的文藝作品，現在可說也不少了。三年前有一種流行的見解，以為在戰爭初期，一切都在迅速變轉之中，要產生把握全面的一偉大的作品，「勢不可能」；這話，未始不言之成理，然而有一點却不能不提起注意，即我們這戰爭的性質，應該是一開始就已為作家所認識明白，因而也就應該早已在文藝上有了反映的。我們這戰爭的性質是什麼呢？第一，我們是反法西斯反侵略的全民族的自衛戰，但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政治還沒有走上民主的軌道，因此第二，我們這戰爭同時又不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爭。這是雙重的任務。這雙重的任務，沒有先後，必須同時進行，換言之，兩者互相推移，互相依存。如果不能堅持全民族的自衛戰，就談不到什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之，倘不在自衛戰期間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的政治上經濟上必要的改革，即無以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的戰爭這雙重的任務，不能不要求在文藝上首先有反映。這是作家們的第一課題。這一課題的實踐，並不一定需要長篇巨著，即在短篇中亦有可能。而且也並不一定要等候若干年後，待把握了全面而

後可以着筆，即在戰爭初期已有太多的事實可供採用。然而到現在爲止，做得最多的，還只是這課題的一半，另一半幾乎少到引不起注意。

原因在那裏？我打算回答道：原因則在我們這裏的一切事態沒有一個是以單純的形式出現，而不與其他事態錯綜複合在一起的，也沒有一個是憑空而來，而沒有她因襲的發展的歷史的。因此人們常常容易迷失。而且，日本帝國主義是在向我們侵略，我們是在抗戰，這是誰也看得見的；但是這抗戰同時又不能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却不是人人一下就能理解。作家在把捉一個對象的時候，他的眼光不但要能放得開，並且要能看得遠；要能攝覽一事態與其周遭萬象之相互起伏依存的關係，並且也要能够追溯她的歷史的發展的形相。如果他把「七七」前後一刀兩段地分開，如果他把一個事態孤立了起來看，那就會等於面對灶火的人，當面明亮，四周漆黑了。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太複雜，各地的經濟發展，本就不平衡，抗戰以來，此種狀態又有了深刻的變化；例如在華北淪陷區以及華中、華南敵人勢力較爲穩固的區域，原來的半封建關係，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相結托，日趨於完全殖民地化，而尤以華北爲甚。在大後方，所謂民族工業的建設也還比不上原來的半封建殖民地性，而在華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則正在艱苦地改造原來的半封建關係；這些是特殊的歷史環境，這又要求我們加以具體的分析。由此可知，現實是一天天變得更複雜，因而橫在作家面前的課題也在一天天加深其內容。

當前文壇的苦惱是：社會向作家定貨，然而作家交不出貨，或者雖交了貨，却不是指定所要的貨，或者即使是指定的貨，但料子差了，手工也差了，貨是走了樣的貨。讀者羣衆對於近來文壇的出品，有一句流俗的品

評：淡而無味。爲什麼會被覺得淡而無味呢？有人爲之解釋道：因爲是看多了看厭了的緣故。但這樣的解釋，未必正確。如果作品是深刻地反映了現實的，應該是愈多愈能引起興味，何至生厭？於是又有一解釋：題材不夠廣博，大家所寫的老是那一套，因此感到千篇一律了。但問題決不是這樣簡短的。事實上也並非沒有題材特殊的作品，那不是應該造成深刻的印象了麼？然而還沒有。

中國有句成語：魚因爲在水中，所以知覺到水的冷暖。我們現在可以加一句：魚雖知水之冷暖，（比人更敏感地知覺到，）却一定不知道水之忽冷或暖的原因。廣大民衆對於生活上所起的變化，亦復相似。他們銳敏地感覺到，但說不出是什麼緣故。但他們却迫切地要明白這是什麼緣故，要知道這變化將引到什麼結果。所以作家被要求着指出來的，不僅是生活之水的冷暖，而是牠的原因，牠的動向，牠的結果。有人說這是一句老話；但正因是一句老話，反而變成人人脫口即來，却不是人人在刻意地做。再拿魚和水作比喻：爲知冷暖，作家應使自己成爲入水之魚——即所謂作家必須去生活，「向生活學習」；把這強調是必要的，但是決不可誤以爲「去生活」就是去找材料，更不可以爲「有了生活」便什麼都成了。一個普通魚能知水之冷暖，一個作家魚却必須把腦袋武裝起來，使能知水何以冷暖，及將有何等結果。說起來，這又是一句老話。然而近年來顯然有一種不健全的傾向，即有不少作家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抱着這樣的觀念：正確的宇宙觀麼，我已有之，現在所差是生活，——或者，便是技巧。評壇上亦不大看見強調宇宙觀之必要的話了，即偶有之，也會引起不小的反感，彷彿是那麼一說，就等於詛咒作家不够前進似的，因而也就是看不起作家。

然而武裝頭腦之重要，在今天仍應居於第一位。不要以為記住了幾條公式就足够了。有史以來人類最精粹的思想經驗之綜合，哲學與自然科學發展的高階段之成果，可不能那樣容易便宜就取得的。

今天文壇的貧血症，主要還是由於思想的深度的問題。

姑舉一二事言之。四年來，農民在文藝作品中佔有了從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農民和抗戰的關係，在抗戰中所起的作用等等，成為寫作的最普遍的題材。這是十分應該的。抗戰離不了農民。尤其是在敵後，沒有農民的擁護，抗戰是幾乎不可能的。但是在我們的作品中，給了他們（農民）怎樣的表現呢？題一個阿毛阿狗的名兒，給穿上一套藍布衫褲，滿臉縐紋手裏捏一根旱烟袋，放在農村中，然而意識和情感乃至語言和舉止，都有濃重的知識分子的味兒。這樣的「非農民」的農民人物姑不深論。其上品者，注意到所謂農民意識了，於是強調其遲鈍，固執，保守性，而忽略了在劇變的環境中他們也在一點一點變化，或又趨於另一極端，則強調了此種變化，於是一夕之間，性格突變，甚至連「小有產者」的意識也連根拔去了。淪陷區的廣大的農民一天天更多的參加游擊戰爭，這是事實；但是在文藝作品中如果把他的發展的過程忽略了，或者把特殊狀況下的一些特殊條件無視了，那便有歪曲事實的危險。一個普通的農民，不會慷慨激昂地說出一大篇國家民族的大道理，甚至你跟他說，他也不感興趣，但若據此遂謂他真個渾渾噩噩，有如豕鹿，連個「是」「非」「順」「逆」也分不清，倒也未必。一個普通農民，當他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條件受到了危害的時候，他會拚命，但這並不能保證他一定會欣然參加集體鬥爭。現在有些作品裏往往寫着這樣的英勇的故事：敵人快要來了，人心恐慌得很，於是在一聲號召之下，從者如雲，一枝農民游擊隊就此組成。這是很美麗的想像。但現

實却不如此單純。當然也不能說事實上就沒有相近於這樣大快人心的自發性的鬥爭。特別是在這樣的場合有一個當地羣衆素所欽佩的「領袖」的時候；可是「一枝農民游擊隊」的結論却往往不能如此速成。農民保護他個人的財產時，能够勇猛如瘋了的老虎，但要他了解有組織的集體鬥爭之必要，則須經過長期的耐心的教育工作。敵後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是一枝已成的游擊隊，要在農村中做到「從者如雲」的地步，也不是怎樣輕而易舉的：首先，要有一二個小勝仗，然後能在農民羣中建立起信仰來，其次是以「但任守望不上火線」的條件，組織自衛隊，復次，當遇到小規模的戰鬥時，讓自衛隊到前線去「聽聽槍聲」，「領略一下火線上的風味」；這樣慣了以後，遇有機會，方可叫自衛隊擔任一點不吃重的戰鬥任務，這時的自衛隊已經是戰鬥的單位了。然而還只能限於保護本村，要把農民這種濃重的鄉土觀念，不肯離鄉背井的保守性克服了，而使成爲真正的游擊隊，還需要長期的耐心的教育工作。

我們不否認農民的自發性的鬥爭，但也決不可忘記，由自發性的鬥爭發展到覺悟性的鬥爭，其間有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而且由於週遭條件之不同，每一過程中的曲折變化，亦不能盡同。現在許多作品大概只寫了自發性，而忽略了從自發性到覺悟性之間的過程，或者，由於不了解自發性與覺悟性之不同，也沒看到其間的過程，而弄成了一開始便混淆在一起，使得作品喪失了現實性。而把過程表現得不够，或者太概念了的，雖有若干現實性，却就陷於公式主義的毛病。這一切的弱點，向來的議論，似乎只要「生活」去負責，似乎一有了那種生活，便什麼都成，殊不知「生活」固然要緊，而一個真能觀察、分析、綜合、體驗的好好地武裝過的頭腦，却尤其要緊。